

丁
謂
研
究

DINGWEIYANJIU

〔日本〕池澤滋子 著

• 巴蜀書社 •



●〔日本〕池澤滋子 著

丁謂研究

巴蜀書社 ● 中國・成都

責任編輯
封面設計

周田青
李文金

丁謂研究

作者

(日本)池澤滋子

出版

巴蜀書社

發行

(中國成都鹽道街三號)

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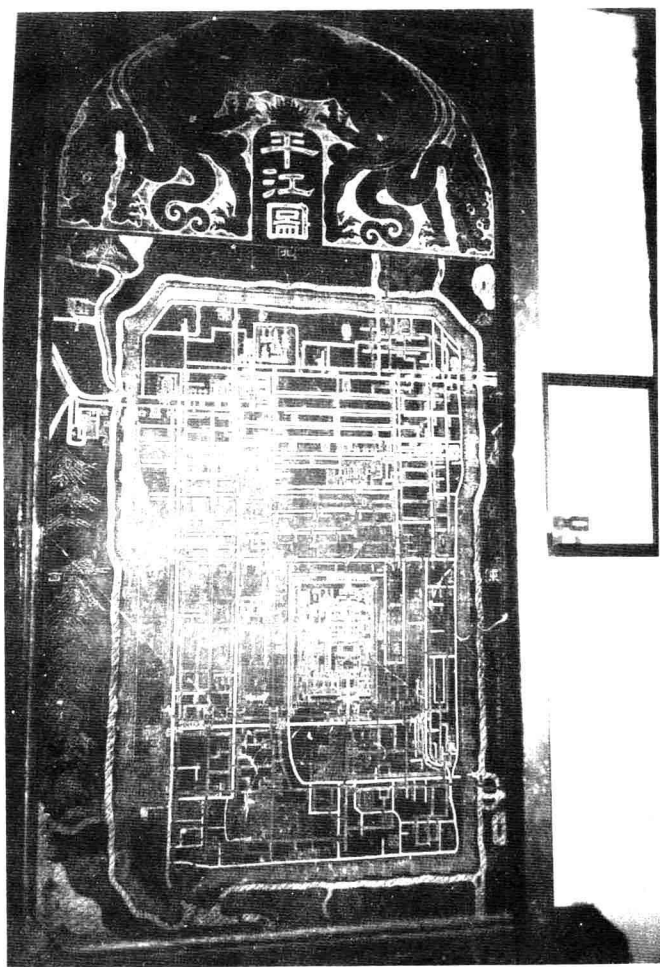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

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九八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23—874—x/1•366

定價：壹拾柒圓



南宋紹定二年的《平江圖》（今在蘇州碑刻博物館）作者在蘇州拍攝



今蘇州雪糕橋（據《平江圖》）在宋代附近有
“丁晉公廟”作者在蘇州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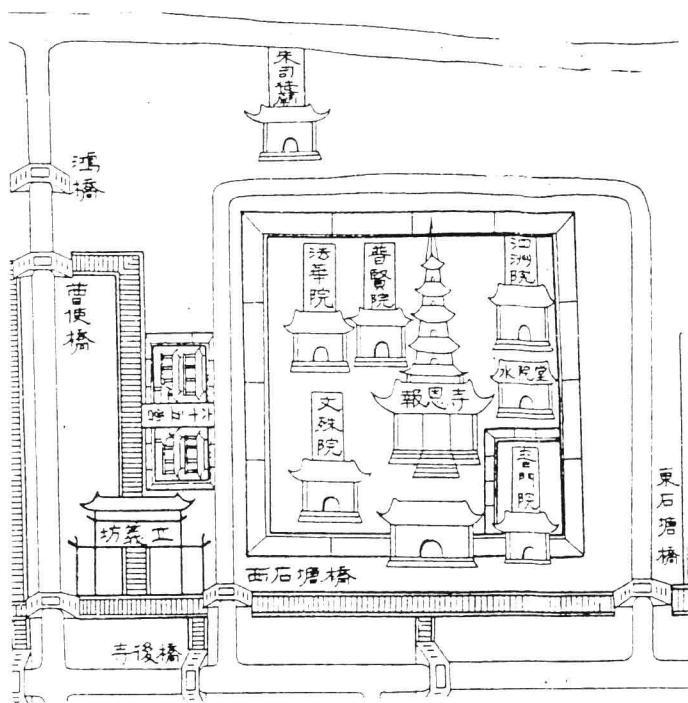


圖 I 《平江圖》(據南宋紹定二年《平江圖》碑刻摹繪)
中日僧寂昭住過的“普門院”。

緒言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 曾棗莊

池澤滋子女士是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慶應大學是日本的名牌大學，其師岡晴夫是慶應大學文學部教授，日本著名中國學家。岡晴夫先生是東京都人，一九三九年生于中國濟南，後移居上海，四歲時回國。其父岡宗義是熟諳中國文化的資深外交官。岡晴夫先生早年研究中國元雜劇，後研究明清傳奇，重點是研究李漁的劇論和劇作。他曾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任客座教授，並應邀在北京大學、中國戲曲學院講學，一九九五年又任中國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特聘教授，與中國學術界特別是戲曲研究界有廣泛的交往。岡晴夫先生于一九九五年曾訪問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我有幸與他相識，是他介紹池澤女士來我這裏學習一年（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研究宋代文學。

池澤女士也是東京都人，一九九三年畢業于東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科，繼入慶

應大學修碩士、博士課程，專攻中國文學，並在多所學校任中國語講師，發表有《溪山琴況》、《蘇軾與琴》、《丁謂年譜》等文。中國古代文人有一個好傳統，即並不要求自己的學生完全走自己的路子，歐陽修的門人曾鞏、王安石、蘇軾，不僅政治主張各異，而且文學風格也迥然不同。蘇門四學士也不完全是走蘇軾的老路，黃庭堅詩、秦少游詞均與蘇軾詩、詞大異其趣。岡晴夫先生似乎也有這一特點，他是研究元雜劇和明清傳奇的，却介紹他的學生來向我研習宋代文學。據池澤女士告訴我，她小時候喜歡諸葛亮，後來却喜歡蘇子瞻，這大概也是她來四川求學的原因之一吧。她喜歡中國川劇、中國樂器。她在中國一年，除以主要精力研究宋代文學外，每周還要去學半天古琴，看一場川劇，對中國文化具有濃厚的興趣。

池澤女士初來時，表示想參加一些《全宋文》的編纂工作，而《全宋文》已于一九九三年校點完畢。實際參加一些中國古籍的整理研究，這對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十分重要。但她在華留學的時間祇有一年，實習內容應得到全面訓練，而在一年之內又能大體完成。幾經斟酌，在取得她的老師岡晴夫先生同意後，決定以丁謂研究為其實習內容，為丁謂作年譜，對丁謂現存三卷詩文作詳盡研究，寫一篇論文，闡述丁謂的政治功過，重點闡述其文學成就。故這一年除由我為她系統講授蘇軾美學思想外，她的

主要精力是在研究丁謂。

之所以選擇丁謂讓她研究，一是因爲丁謂是被王禹偁推崇爲「文類韓、柳，詩類杜甫」的重要作家；二是因爲丁謂著述雖豐，僅據《宋史·藝文志》著錄，就多達三百六十卷，文集之一的《虎丘集》就有五十卷，但現存詩文却很少，經《全宋文》、《全宋詩》編者多方搜求，也僅輯得詩二卷、文一卷，在中國一年可大體完成。三是丁謂較複雜，值得研究的問題較多。他是《西昆酬唱集》的作者之一，却未必屬於西崑派，在文學上他更接近王禹偁等古文家一派；他的文學成就雖高，政治上却並不光彩，真宗朝各種烏煙瘴氣的事，幾乎都與他有關；他後來被遠謫海南，却能榮辱兩忘，處變不驚，人服其量，在這點上頗類蘇軾。總之，丁謂是值得研究的，而現有各種文學史，包括程千帆等的斷代文學史《兩宋文學史》也祇是提及丁謂之名，而對其政治功過及其文學成就均未涉及，這塊荒地更值得開墾。

我建議她用母語寫作，然後譯成中文供我檢查修改（因我不懂日文）。她決定直接用中文寫作，因爲她認爲把日文譯成中文也很費力費時，用中文寫作還可進一步訓練她的中文寫作能力。她十分勤奮，在華一年，除到湖南參加國際唐宋詩詞研討會外，幾乎是足不離成都、四川大學。但爲研究丁謂，她曾專門到丁謂故鄉蘇州考查丁

謂遺跡，發現一些頗有價值的丁謂資料，特別是丁謂與日僧寂昭交往的遺跡和著名的《平江圖》。《平江圖》裏居然還有丁晉公廟，說明故鄉蘇州對丁謂還是很懷念的。來華後短短的前三個月，她完成了長達六萬餘字的《丁謂年譜》（刊在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宋代文化研究》第六期上的《丁謂年譜》是壓縮稿，約三萬字），爲丁謂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現在又完成了十六萬餘字的《丁謂研究》（其中大部份是在川大完成，部份是回國後完成的）。自丁謂去世後，恐怕還從沒有人對丁謂作過如此詳盡的研究。我看完全稿，覺得此書有以下特點：

第一，不囿于前人之見，對丁謂一生政治功過作出了比較全面的客觀的評價。丁謂雖歷仕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但他登進士第（九九二年）後五年，太宗去世，而在仁宗朝，他基本上是在貶所度過的，可見他的主要政治活動是在真宗朝。真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九九七——一〇二二年）中，他多數時間在朝廷任職，從權三司鹽鐵副使陞至權三司使、三司使、禮部侍郎、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同平章事，擔任正副宰相長達十年（一一〇一——一一〇二）之久。無論時人以及後人對其喜惡如何，研究真宗朝的政治，都很難繞過此人。本書以大量篇幅揭露丁謂幫助真宗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南祭老子、大興土木、大搞祥瑞活動、殘害忠良、驅逐寇準和李迪等事。但也以

充分史實證明丁謂任地方官時堪稱幹吏，特別是在任夔州轉運使期間，「綏撫有方，蠻人安堵」（《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主張處理少數民族問題要「不邀功，不生事，以安靜爲勝」（《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五）。在朝任三司使時也堪稱理財有方，特別是組織編寫了《三司新編敕》、《景德農田敕》、《景德會計錄》（一作《景德會稽錄》）等書，對研究宋初財政狀況，確定宋初財經政策，他是頗有功績的。

第二，全面研究了丁謂與王禹偁的關係。丁謂早在進士及第以前，就爲王禹偁所看重，稱「其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王禹偁《送丁謂序》）；「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泛于群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潔，亦三賢（杜、韓、柳）之儔也」（王禹偁《薦丁謂與薛太保書》）。本書不限于肯定王禹偁對丁謂文學成就的評價，而是全面研究了丁、王的交往過程。王禹偁知制誥時，丁還未進士及第；王去世時，丁纔三十六歲。因此，王禹偁對丁謂的稱美，是指青年時代的丁謂，而現存王禹偁的詩文裏，找不到丁謂自福建轉運使回朝之後王贈丁的詩文。相反，王禹偁晚年的《答丁謂書》，表明丁、王之間已有分歧。這封信爭論的是如何做官，如何爲人的問題，是要不要保持自己「名節」的問題。從

丁謂後來的所作所爲看，丁並未接受王對他的規勸，辜負了王禹偁對他的「其性孤特，其行介潔」的高度評價，變成了「自墮于名節」的人。她甚至認爲：「如果王禹偁再活十多年的話，他們之間的分歧甚至矛盾必將更加擴大，或許會像後來的寇準那樣，被丁謂親自逐出朝廷。」

第三、全面研究了丁謂同西崑派詩人的關係。因丁謂是《西崑酬唱集》的唱和者之一，故中外研究者多稱丁謂爲「西崑派詩人」。池澤女士認爲，由于丁謂具有「早學之力」，故他確實能寫用典較多、華麗典雅的西崑體詩。但在丁謂五十多年的文學活動中，參加西崑酬唱祇有短短一年，西崑酬唱祇是他文學活動的很小一部分。他青年時代的作品，被王禹偁贊揚爲「文似韓、柳，詩類杜甫」；其他流傳至今的作品也大多是用典較少，明白曉暢的詩文。代表他最高文學成就的是他晚年貶官到海南島所作的詩文，更與楊億、劉筠、錢惟演等典型的西崑派作家的風格相去甚遠。她不贊成僅僅因丁謂曾參與西崑酬唱，就以此爲根據，把丁謂歸入西崑派。《丁謂何以祇參與初期的西崑酬唱》一節，寫得相當精彩，她分析了楊億同王欽若的矛盾，認爲西崑酬唱期間，正是丁謂的政治立場從寇準、楊億等一邊，漸漸移到王欽若一邊的時候。丁謂參與西崑酬唱是應酬性的，是他政治活動的附屬，按照政治需要，是隨時可以放棄

的「社交工具」，認為這是丁謂參與早期西崑唱酬而未參與後期唱酬的重要原因。

第四，本書幾乎評論了丁謂現存的所有詩文，充分肯定了丁謂的文學成就。《書異》寫淳化元年（九九〇），許州夏旱，打雷下雹，大風拔木。當地官吏却說這是神龍經過，不報告灾情。丁謂說，古代國君以災異爲天戒，認真地反省政事。現在的官吏有善事就大吹大擂，有不祥之事就「忌人言而耻言于人」，以免「示吾不治」。全文圍繞一個「異」字，從正反兩面寫古今對不祥之事的兩種態度，語言簡樸，內涵豐富，行文流暢，沒有崑體作家愛用的華麗詞藻和大堆典故，是王禹偁所主張的「易道易曉」之文。丁謂入仕以後比較重要的散文有景德三年（一〇〇六）作的《西湖結社詩序》，寫昭慶寺僧常師所結的詩社。其中寫西湖之景一段不足百字，却具有韓文之氣勢，柳文之精工。

丁謂也長于四六文，可惜丁謂所作四六，今存多爲殘句，祇有《大蒐（獵）賦》、《真宗皇帝御制賜詩跋》、《飯僧疏》（一作《齋僧疏》）等爲完篇。《大蒐賦》寫法確實不像漢賦那樣「遠取傍索靈奇瑰怪之物，以狀大其體勢」，而仍有漢代大賦那種「筆力恢然」的藝術效果。描寫打獵即將開始時候的緊張氣氛，真可謂繪聲繪色，給人以如臨其境之感。「下臣竊觀三代之書」以下，幾乎占二分之一的篇幅全是議論，讀起

來不但不覺得繁冗，而且因言之成理，理直氣壯，反而增添了文章的氣勢。《飯僧疏》是丁謂晚年貶官嶺南途中所作，其中「補仲山之袞」一聯，多爲後人稱贊。歐陽修《歸田錄》卷上云：「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寸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意思是說，他力求像仲山甫輔佐周宣王那樣曲盡寸心，但即使商代名相傳說，也同樣難調衆口，使人人滿意。他雖說自己「竄于南裔」是「咎實自貽，孽非他作」，但實際上他對自己在真宗朝的所作所爲，毫無悔過之意。他的過錯祇在於「智未周身，事乖遠慮」，失于防範而已。丁謂在嶺南爲人傳誦的四六文名句很多，《四六話》卷上云：「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可有。』在嶺南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他的四六文多直抒胸臆，以情動人，行文流暢，用典較少，屬古文家的四六文。

本書還充分肯定了丁謂晚年詩歌的藝術成就。丁謂海南詩最突出的特色是他對海南風物具有廣泛興趣，並巧妙地組織在詩中，具有海南地方特色。丁謂海南詩的基調

不是傷感和懊悔，而是泰然處之。如《有感》詩云：「今到崖州事可嗟，夢中常若在京華。程途何啻一萬里，戶口都無三百家。夜聽猿啼孤樹遠，曉看潮上瘴煙斜。吏人不見中朝禮，麋鹿時時到縣衙。」丁謂非常直率地感嘆自己的現狀「可嗟」，貶所遠在天涯，人煙稀少，「夜聽猿啼」、「曉看瘴煙」，官吏不懂朝廷禮節，野生動物居然「時時到縣衙」，把海南當年的荒涼展現得淋漓盡致。又如《山居》詩云：「洞口清香徹海濱，四時分馥四時春。山多綠桂憐同氣，谷有幽蘭讓後塵。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爭如彼美欽天壙，長薦芳香奉百神。」他身處惡境，却能以「憂底事」、「笑何人」自我安慰，並反唇譏刺政敵，說綠桂、幽蘭哪裏比得上香氣充滿天壤間的藿香那樣令人欽敬，表示自己要像藿香那樣，繼續貢獻自己的芳香。《皇朝文鑑》選了這首毫無悔改之意的詩，前人也喜歡稱引這兩句，就是因為此詩藝術性很強，忘憂草，含笑花，順手拈來，而屬對精切，表意充分，可見丁謂雖至晚年仍才氣橫溢。

第五，本書有些小考證也很精彩，最有價值的考證是池澤女士認為《詩淵》中所收的丁謂九十餘篇詠物詩，就是多種詩話、筆記中所說的丁謂《青衿集》中的詩篇。她把《後村詩話》有關《青衿集》的記載，與《詩淵》中的丁謂詩作對比，肯定現存《詩淵》中的丁謂詠物詩，就是《青衿集》中詩。這樣，她就證明了原書早已失傳的